

· 名人名家书系

林海音

著

英子的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子的心 / 林海音著. —2 版.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6.12(名人名家书系)

ISBN 7-80002-815-1

I. 英…

II. 林…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9265 号

书 名: 英子的心

作 者: 林海音

编 者: 傅光明

责任编辑: 傅光明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65369529 6536952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272 千字

印 张: 20.625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2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02-815-1

定 价: 19.80 元



京味儿的开始(代序)

林海音

京味儿开始在我五岁那年。

我是一个出生在日本大阪的小女孩,原籍是台湾苗栗县。父亲是客家人,母亲是台北县的闽南人。母亲婚后怀着我到日本去,就在日本的回生病院生下了我。

大阪是日本的第二大城,那里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吧!但我还是喜欢认为北京才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三岁时随着父母从日本返回台湾,我的父亲先到北京安排一切,然后我和母亲在苗栗和台北住了两年,等父亲安排妥当,我便在五岁那年和母亲坐了大轮船到天津转北京去了。

我记得初到北京是住在珠市口的谦安客栈,旁边就是北京最大的剧院第一舞台。这条大街很热闹,五岁的我,就每天站在门口看热闹,路过的行人也稀奇地看我,因为我穿的是日本小和服和木屐。但是很快的,我们就搬到椿树上二条的住家房子,我的和服没有了,穿着花布小裤褂,脚底下是一双打着皮头儿的布鞋。刚到北京,虽然很快地说北京话,但我还是能不整齐地用旧种语言(日本、客家、闽南、北京)说北京话!过不多久,先是丢了日本话,再丢客家话,接着因为不肯说闽南话,常被父亲责备。当然,最后我是说很完善的京味儿了!一直到七十多岁的现在,连语言带生活形态,就像别人常说我的:“比

北京人还北京！”

现在，承傅光明先生为我选这本《英子的心》，他已经熟读我的作品，选来毫不费功夫，我也很满意他的选择，分类编目也很得体。

这本所选的全是散文，我的作品，何止这些，光明这样选，实获我心，希望我的读者们喜欢。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目 录 / Contents

京味儿的开始(代序) 林海音 1

苦念北平

虎坊桥 001

北平漫笔 006

苦念北平 023

骑小驴儿上西山 026

骑毛驴儿逛白云观 029

《北平诮后语辞典》序 032

在“胡同”里 035

访母校·忆儿时 038

老北京的生活 043

北京土语辞典 046

我的京味儿之旅 052

六百三十五条龙 071

城墙·天桥·四合院儿 073

亮丽且温柔

悼钟理和先生	079
遥念胡蝶	084
念远方的沉樱	087
演艺生涯半世纪的白杨	092
一生的老师	097
她今年九十五岁喽!	103
最后的沉樱	108
亮丽且温柔	112
崇敬的心情永无止境	117
敬老四题	120

落入满天霞

读传杂记	129
窃读记	134
重读《旧京琐记》	139
《童年的再生》	145
平妹,挺好的!	148
观《北京故事》随想	154

古韵	158
落入满天霞	161
梦之谷奇遇	164
关于女人和男人	168
大陆最佳去处全集	170
戏剧和人生	173
寂寞之旅	
雾社英魂祭	175
秋游狮头山	181
绢笠町忆往	185
日落百老汇	190
访马克·吐温故居	194
寂寞之旅	200
上海走一趟	205
水上人家	210
林中迷途的男孩	212
日本关西之旅	215
英子对英子	221

童年·冬阳·骆驼队

窗	227
门	229
狗	231
友情	233
灯	236
寂寞之友	238
平凡之家	241
教子无方	243
阳光	246
妈妈说,不行!	249
好日子	252
冬青树	256
母亲的秘密	259
今天是星期天	264
《城南旧事》代序	269
童年·冬阳·骆驼队	274
春	277
模特儿“二姑娘”访问记	279
英子的乡恋	286

苦念北平

| 虎坊桥

常常想起虎坊大街上的那个老乞丐，也常想总有一天把他写进我的小说里。他很脏、很胖。脏，是当然的，可是胖子做了乞丐，却是在他以前和以后，我都没有见过的事；觉得和他的身份很不称，所以才有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吧！常常在冬天的早上看见他，穿着空心大棉袄坐在我家的门前，晒着早晨的太阳在拿虱子。他的唾沫比我们多一样用处，食指放在舌头上舔一舔，沾了唾沫然后再去沾身上的虱子，把虱子夹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儿上挤一下，“哒”的一声，虱子被挤破了。然后再沾唾沫，再拿虱子。听说虱子都长了尾巴了，好不恶心！

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没有盖子的砂锅，盛着乞讨来的残羹冷饭。不，饭是放在另一个地方，他还有一个黑脏油亮的布口袋，干的东西像饭、馒头、饺子皮什么的，都装进口袋里。他抱着一砂锅的剩汤水，仰起头来连扒带喝的，就全吃下了肚。我每看见他在吃东西，就往家里跑，我实在想呕吐了。

对了，他还有一个口袋。那里面装的是什？是白花花的大洋钱！他拿好了虱子，吃饱了剩饭，抱着砂锅要走了，一站起身来，破棉裤腰里系着的这个口袋，往下一坠，洋钱在里面打滚儿的声音叮当响。我好奇，拉着宋妈的衣襟，指着那发响的口袋问：

“宋妈，他还有好多洋钱，哪儿来的？”

“哼，你以为是偷来的，抢来的吗？人家自个儿攒的。”

“自个儿攒的？你说过，要饭的人当初都是有钱的多，好吃懒做才把家当花光了，只好要饭吃。”

“是呀！可是要了饭就知道学好了，知道攒钱啦！”宋妈摆出凡事皆懂的样子回答我。

“既然是学好，为什么他不肯洗脸洗澡，拿大洋钱去做套新棉袄穿哪？”

宋妈没回答我，我还要问：

“他也还是不肯做事呀？”

“没听说吗？要了三年饭，给皇上都不做。”

他虽然不肯做皇上，我想起来了，他倒也在那出大殡的行列里打执事赚钱呢！烂棉袄上面套着白丧褂子，从丧家走到墓地，不知道有多少里路，他又胖又老，还举着旗呀伞呀的。而且，最要紧的是他腰里还挂着一袋子洋钱哪！这一身披挂，走那么远的路，是多么的吃力呢！这就是他荡光了家产又从头学好的缘故吗？我不懂，便要发问，大人们好像也不能答复得使我满意，我便要在心里琢磨了。

002

家住在虎坊桥，这是一条多姿多彩的大街，每天从早到晚所看见的事事物物，使得我常常琢磨的人物和事情可太多了。我的心灵，在那小小的年纪里，便充满了对人世间现实生活的怀疑、同情、感慨、兴趣……种种的情绪。

如果说我后来在写作上有怎样的方向时，是幼年在虎坊桥居住的几年，给了我最初的对现实人生的观察和体验也说不定吧！

没有一条街包含了人生世相有这么多方面。在我幼年居住在那里的几年中，是正值北伐前后的年代。有一天下午，照例的，我们姐弟们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便跟着宋妈在大门口上看热闹了。这时来了两个日本人，一个人拿着照相匣子，另一个拿着两面小旗；是青天白日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刚刚成了过去。小日本儿会说中国话，拿旗子的走过来笑眯眯的对我说：

“小妹妹的照相的好不好？”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一回事，和妹妹向后退缩，他又说：

“不要紧，照了相我要大大的送给你。”然后他看着我家的门牌号数，嘴里念念有词。

我看看宋妈，宋妈说话了：

“您这二位先生是——？”

“噢，我们是日本的报馆的，不要紧，我们大大的照了相。”

大概看那两个人没有恶意的样子，宋妈便对我和妹妹说：“要给你们照就照吧！”

于是我和妹妹每人手上举着一面青天白日旗，站在门前照了一张相，当时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要这样照。等到爸爸回家时告诉了他，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玩笑着说：

“不好喽，让人照了相寄到日本去，不定是做什么用哪，怎么办？”

爸爸虽然玩笑着说，我的心里却是很害怕，担忧着。直到有一天，爸爸拿回来一本书报，里面全是日本字，翻开来有一页里面，我和妹妹举着旗子的照片，赫然在焉！爸爸讲给我们听，那上面说，中国街头上的儿童都举着他们的新旗子。这是一本日本人印行的记我国北伐成功经过的书册。

对于北伐这件事，小小年纪的我，本是什么也不懂的，但是就因为住在虎坊桥这个地方，竟也无意中在脑子里印下了时代不同的感觉。北伐成功的前夕，好像曾有那么一阵紧张的日子，黄昏的虎坊桥大街上，忽然骚动起来了，听说在建学生，而好客的爸爸，也常把家里多余的房子借给年轻的学生住，像“德先叔叔”（《城南旧事》小说里的人物）什么的，一定和那个将要迎接来的新时代有什么关系，他为了风声的关系，便在我家有了时隐时现的情形。

虎坊桥在北京政府时代，是一条通往最繁华区的街道，无论到前门，到城南游艺园，到八大胡同，到天桥……都要经过这里。因此，很晚很晚，这里也还是不断车马行人的。早上它也热闹，尤其到了要“出红差”的日子，老早，街上就涌到各处来看“热闹”的人。出红差就是要把犯人押到天桥那一带去枪毙，枪毙人怎么能叫做看热闹呢？但是那时人们确是把这件事当做“热闹”来看的。他们跟在载犯人的车后面，和车上的犯人互相呼应地叫喊着，不像是要去送死，却像是一群朋友欢送的行列。他们没有悲悯这个将死的壮汉，反而是犯人喊一声：“过了

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群众便喊一声:“好!”就像是舞台上的演员唱一句,下面喊一声好一样。每逢早上街上涌来了人群,我们便知道有什么事了,好奇的心理也鼓动着,躲在门洞的石墩上张望着。碰到这时候,母亲要极力地不使我们去看这种“热闹”,但是一年到头常常有,无论如何,我是看过不少了,心里也存下了许多对人与人间的疑问:为什么临死的人了,还能喊那些话?为什么大家要给他喊好?人群中会有他的亲友吗?他们也喊好吗?

同样的情形,大的出丧,这里也几乎是必经的道路,因为有钱有势的人家死了人大出殡,是所谓“死后哀荣”,所以必须选择一些大街来绕行,做一次最后的煊赫!沿街商店有的在马路沿上摆上了祭桌,披麻带孝的孝子步行到这里,叩个头道个谢,便使这家商店感到无上的光荣似的。而看出大殡的群众,并无哀悼的意思,也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流露出对死后有这样哀荣,有无限的羡慕的意思在。而在那长长数里的行列中,有时会看见那胖子老乞丐的。他默默地走着,面部没有表情,他的心中有没有在想些什么?如果他在年轻时不荡尽了那些家产,他死后何尝不可以有这份哀荣,他会不会这么想?

004

欺骗的玩意儿,我也在这条街上看到了。穿着蓝布大褂的那个瘦高个子,是卖假当票的。因为常常停留在我家的门前,便和宋妈很熟,并不忌讳他是干什么的。宋妈真奇怪,眼看着他在欺骗那些乡下人,她也不当回事,好像是在看一场游戏似的。当有一天我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时,便忍不住了,我绷着脸瞪着眼,手掐着腰,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卖假当票的说:

“大小姐,我们讲生意的时候,您可别说什么呀!”

“不可以,”我气到极点,发出了不平之鸣,“欺骗人是不可以的!”

我的不平的性格,好像一直到今天都还一样地存在着。其实,所谓是非的看法,从前和现在,我也不尽相同。总之是人世相看多了,总不会不无所感。

也有最美丽的事情在虎坊桥,那便是春天的花事。常常我放学回来了,爸爸在买花,整担的挑到院子里来,爸爸在和卖花的讲价钱,爸原来只是要买一盆麦冬草或文竹什么的,结果一担子花都留下了。卖花的拿了钱并不掉头就走,他还留下来帮着爸爸往花池或花盆里种

植,也一面和爸爸谈着花的故事。我受了勤勉的爸爸的影响,也帮着搬盆移土和浇水。

我早晨起来,喜欢看墙根下紫色的喇叭花展开了她的容颜,还有一排向日葵跟着日头转,黄昏的花池里,玉簪花清幽地排在那里,等着你去摘取。

虎坊桥的童年生活是丰富的,大黑门里的这个小女孩是喜欢思索的,许是这些,无形中导致了她走上以写作为快乐的路吧!

一九六一年七月

| 北平漫笔

秋的气味

006



秋天来了，很自然地想起那条街——西单牌楼。

无论从哪个方向来，到了西单牌楼，秋天，黄昏，先闻见的是街上的气味。炒栗子的香味弥漫在繁盛的行人群中，赶快朝向那熟悉的地方看去，和兰号的伙计正在门前炒栗子。和兰号是卖西点的，炒栗子也并不出名，但是因为它在街的转角上，首当其冲，就不由得就近去买。

来一斤吧！热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中筛去裹糖汁的砂子。在等待秤包的时候，另有一种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原来眼前街角摆的几个水果摊子上，啊！枣、葡萄、海棠、柿子、梨、石榴……全都上市了。香味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沙营的葡萄，黄而透明，一掰两截，水都不流，所以有“冰糖包”的外号。京白梨，细而嫩，一点儿渣儿都没有。“鸭儿广”柔软得赛豆腐。枣是最普通的水果，郎家园是最出名的产地，于是无枣不郎家园了。老虎眼，葫芦枣，酸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喝了蜜的柿子”要等到冬季，秋天上市的是青皮的脆柿子，脆柿子要高桩儿的才更甜。海棠红着半个脸，石榴笑得露出一排粉红色的

牙齿。这些都是秋之果。

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剥食这些好吃的东西的快乐，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身后响起了铛铛的电车声，五路车快到宣武门的终点了。过了绒线胡同，空气中又传来了烤肉的香味，是安儿胡同口儿上，那间低矮窄狭的烤肉宛上人了。

门前挂着清真的记号，他们是北平许多著名的回教馆中的一个，秋天开始，北平就是回教馆子的天下了。矮而胖的老五，在案子上切牛羊肉，他的哥哥老大，在门口招呼座儿，他的两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充分表现出回教青年精神的儿子，在一旁帮着和学习着剔肉和切肉的技术。炙子上烟雾弥漫，使原来就不明的灯更暗了些，但是在这间低矮、烟雾的小屋里，却另有一股温暖而亲切的感觉，使人很想进去，站在炙子边举起那两根大筷子。

老五是公平的，所以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它原来只是一间包子铺，供卖附近居民和路过的劳动者一些羊肉包子。渐渐的，烤肉出了名，但它并不因此改变对主顾的态度。比如说，他俩只有两个炙子，总共也不过能围上一二十人，但是一到黄昏，一批批的客人来了，坐也没地方坐，一时也轮不上吃，老五会告诉客人，再等二十几位，或者三十几位，那么客人就会到西单牌楼去绕个弯儿，再回来就差不多了。没有登记簿，他们却是丝毫不差地记住了前来后到的次序。没有争先，不可能插队，一切听凭老大的安排，他并没有因为来客是坐汽车的或是拉洋车的，而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他的公平和亲切。

一边手里切肉一边嘴里算账，是老五的本事，也是艺术。一碗肉，一碟葱，一条黄瓜，他都一一唱着钱数加上去，没有虚报，价钱公道。在那里，房子虽然狭小，却吃得舒服。老五的笑容并不多，但他给你的是诚朴的感觉，在那儿不会有吃得惹气这种事发生。

秋天在北方的故都，足以代表季节变换的气味的，就是牛羊肉的膻和炒栗子的香了！

男人之禁地

很少——简直没有——看见有男人到那种店铺去买东西的。做的是妇女的生意，可是店里的伙计全是男人。

小孩的时候，随着母亲去的是前门外煤市街的那家，离六必居不远，冲天的招牌，写着大大的“花汉冲”的字样，名是香粉店，卖的除了妇女化妆品以外，还有全部女红所需用品。

母亲去了，无非是买这些东西：玻璃盖方盒的月中桂香粉，天蓝色瓶子广生行双妹牌的雪花膏（我一直记着这个不明字义的“嚵”字，后来才知道它是译英文商标 Mark 的广东造字），猪胰子（通常是买给宋妈用的）。到了冬天，就会买几个瓯子油（以蛤蜊壳为容器的油膏），分给孩子们每人一个，有着玩具和化妆品两重意义。此外，母亲还要买一些女红用的东西：十字绣线，绒鞋面，钩针……等等，这些东西男人怎么会去买呢。

008 母亲不会用两根竹针织毛线，但是她很会用钩针织。她织的最多的是毛线鞋，冬天给我们织墨盒套。绣十字布也是她的拿手，照着那复杂而美丽的十字花样本，数着细小的格子，一针针，一排排的绣下去。有一阵子，家里的枕头套，妈妈的钱袋，妹妹的围嘴儿，全是用十字布绣花的。

随母亲到香粉店的时期过去了，紧接着是自己也去了。女孩子总是离不开绣花线吧！小学三年级，就有缝纫课了。记得当时男生是在一间工作室里上手工课，要的不是锯子就是锉子；女生是到后面图书室里上缝纫课，第一次用绣线学“拉锁”，红绣线把一块白布拉得抽抽皱皱的，后来我们学做婴儿的蒲包鞋，钉上亮片，滚上细绦子，这些都要到像花汉冲这类的店去买。

花汉冲在女学生的眼里，是嫌老派了些，我们是到绒线胡同的瑞玉兴去买。瑞玉兴是西南城出名的绒线店，三间门面的楼，它的东西摩登些。

我一直是女红的喜爱者，这也许和母亲有关系，她那些书本夹了各色丝线。端午节用丝绒缠的粽子，毛线钩的各种鞋帽，使得我浸淫于